

货币金融权力与美国的“软霸权”

邹 三 明

(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生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进一步加深, 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况下, 货币金融权力成为与传统的陆权、海权一样但更为重要的政治或战略影响力, 同时传统的 IMF 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拥有强大货币金融力量和实际控制 IMF 的美国形成了不同于政治或军事等传统霸权形式的“软霸权”。美国利用其货币金融权力和 IMF 对其他国家进行货币战、金融战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

关键词: 美国霸权; 货币金融权力; 软霸权; IMF

中图分类号: F8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0)01-0033-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发生重大变化, 货币金融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加强, 并成为一种同传统陆权和海权一样但更重要的政治或战略权力。同时, 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 IMF 在国际关系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拥有强大货币金融力量和实际控制 IMF 的美国形成了不同于政治或军事等传统霸权形式的“软霸权”。美国利用其货币金融权力和 IMF 对其他国家进行货币战、金融战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

冷战后货币金融权力的突出

90年代初以来, 伴随着冷战结束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商品、技术、信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自由流动和配置, 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

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各国对外部经济环境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不断加强。其中, 国际资本流动成为推动当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主导力量。“近几年来, 国际贸易年均增长在10%以下, 而全球跨国投资年均增长保持在20%左右。而国际贸易量的增长速度又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1997年, 国际贸易量增长9.5%, 而世界经济增长只有4.1%。^①在国际资本作用日益突出的同时,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浮动汇率制和储备货币的多样化, 使国际资本也有了更大的投机空间。国际金融业也不断得到创新, 股票市场、国债市场获得很大发展, 而期权交易的产生则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 从而使资本运行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 目前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额高达1.5万亿美元, 全球年证券交易额达70—80万亿美元, 国际信贷达38—40万

亿美元,全球保险业为2.5—3万亿美元。而金融衍生市场交易规模近十年来扩大近15倍,全球年交易额达150万亿美元,交易品种逾1200种。^②冷战后,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各国战略角逐的主要内容。经济安全也成为各国战略中的重中之重。

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经济因素尤其是国际资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进一步突出;此外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明显突出。这主要由于:

1. IMF同WB、WTO一起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三大管理和协调机构,并对国际经济的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2. 冷战结束后,争夺多边国际组织的主导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规则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方面。
3. IMF对各国的干预功能日益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受到极大挑战。总之,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对国际格局的演变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的背景下,货币金融力量演变成同传统陆权和海权一样但更重要的政治或战略权力。^③正因为此,孔茨认为:“政治权力依赖金融权力,二者相互支持。忽视支配国际货币体系能够带来好处是错误的。”^④据此,有专家认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战争,是美欧日垄断资本对金融权力的一场争夺战。“在这场金融动乱中,亚洲国家遭抢了,巨额财富流失,并由此触发了政治动荡、社会动荡。日本被打瘪了,经济一蹶不振。反之,富了美国,肥了欧洲”。“亚洲的这场金融风暴,带动了亚洲地缘战略格局的变化”。^⑤也有专家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影响了冷战后国际格局的转型。透过这场危机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就全球层面而言是美欧潜在竞争格局的显现;在亚太地区是日本、韩国、东盟群雄受挫背景下,中美双峰对峙局面

的形成。^⑥有的专家甚至断言货币金融力量将是新世纪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谁掌握了金融权力,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⑦尽管这种论断还须斟酌,但不可否认,货币金融力量对当代和今后国际关系的演变必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美国的“软霸权”

在当代货币金融权力突出和以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要性大大增强的背景下,美国获得一种比政治、军事等“硬霸权”更为有效的“软霸权”。因为尽管美国仍是世界最大债务国,仍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产值也不过只占有世界的五分之一强,与二战结束时的情形相比有天壤之别。但它善于运用自身强大的力量,并借用别国的资源,来提供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如在美日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世界最大债务国对世界最大债权国的借重;在美欧这间,存在的是可以分摊美国负担的伙伴关系。^⑧作为金融强国和控制了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美国,利用以货币金融权力为主要内容的“软霸权”不断打击竞争对手和掠夺发展中国家。其手段或表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利用美元的特权地位,牟取额外利益。目前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64%,外贸结算的48%,外汇交易结算的84%,^⑨这样一种特殊地位,使美国不仅可以获得大量铸币税,据IMF统计,目前约有半数美元(约37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而且还可以通过操纵美元利率或汇率的变动,无偿占有他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或者转嫁本国危机。如美国不仅可以通过发行美钞向全世界举债可以弥补本国财政赤字,也可以通过贬值,减轻外债负担,刺激本国出口等。
2. 利用本国强大的金融力量对他国实施金融打击。目前美国有1万多家共同基金,拥有近4万亿美元资产,

3000 千多家对冲基金,拥有 4000 多亿美元资产。而这些基金是美国对他国进行金融攻击的“急先锋”。它们调动巨额投机资本,配合舆论声势,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和立体投机策略,在他国的外汇和股票市场上同时出击,掠夺巨额财富。3. 利用他国陷入金融危机之际,大肆廉价收购其金融机构。如利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大好时机,以低价大肆收购日本金融机构。如美国旅行者集团出资 2200 亿日元,控制日兴证券 25% 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美林证券也颇有斩获。对此,日本学者高木胜认为:“日本经济因金融动荡而受到削弱,美国乘机大举收购日本企业和日本资产,我们只能认为这是美国政界和财界联合起来策划的收购行动。”有人甚至认为:“美国正在发起一场‘反珍珠港袭击’。”^⑩ 4. 牢牢控制国际金融组织,并利用它们对他国施加各种经济和政治影响。如冷战结束初期,俄国之所以甘当美国的小伙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通过 IMF 和世界银行许诺向它进行的“休克疗法”不断输血。而在最近发生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之所以敢冒天下大不韪带领北约轰炸南联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通过 IMF 向俄贷款 45 亿美元,并由此栓住俄罗斯的手脚,使其无论怎样都不会为了南联盟同北约兵戎相见。此外,美国还极力排斥和封杀他国在货币金融领域对自己的威胁举动,如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曾提出建立由它出资一半、总额达 1000 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AMF),以帮助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但这一建议马上遭到美国的反对,因为美国根本无法容忍绕开其主导的 IMF,而且这还将增强日本在亚洲的影响,美国认为日本此举是政治战略涵义上的“脱美入亚”,决不能容忍。^⑪

总之,在当前国际货币金融领域互动大大增强的情形下,美国依仗自己的这种“软霸权”和以武力为后盾的“硬霸权”,企图建立美

国治下的和平。而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引用另外一位学者对西方霸权的概括,指出了维护西方霸权(即美国霸权)的 14 项条件。其中拥有、操纵国际金融系统和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被分别列在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⑫这也许就是在为美国的这种战略企图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支持。

当前南北关系中的美国霸权

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东盟诸国损失达数千亿美元,印尼经济甚至倒退 10 年,菲律宾的国民财富也减少近半,昔日的亚洲小虎如今已是伤痕累累。痛心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它们损失的财富到底到哪去了。从危机进程中对冲基金(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投机性的美资,而且它们明里有美英政客当顾问,暗里与欧美投资银行勾结,在它们对亚洲发起的金融战争中,欧美的许多银行向它们提供了内部情报与数百亿美元资金。许多西方国家的大银行都参与了从 1997 年 10 月开始的对港币的轮番攻击^⑬)的狂卷残云,到危机后美欧金融资本对东亚的大举进占,其中的答案已显而易见。难怪,有专家称美国“打了一场无硝烟的战争”。^⑭种种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正进行着一场“新的殖民主义战争”。而这不仅同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货币金融权力有关,还同当代国际货币体系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IMF 的干预功能日益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受到极大挑战。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IMF 在向求援国提供贷款的同时又提出了极为苛刻的附加条件,这些条件一般都是:提供贷款,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和货币两方面的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并进一步稳定汇率,且还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等政

策。^①而这些要求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相当苛刻的。如它要求受援国对外商开放本地金融市场:在印尼,IMF 要求插手苏哈托家族的生意;在韩国,要求废除针对日本汽车的限制政策。实际上,这些以紧缩为主的贷款条件将使受援国不得不忍受高失业率和经济严重萧条的痛苦。接受这些条件也意味着该国部分经济自主权的丧失。例如,“经过三次大的救援计划,它(指 IMF)成功地将泰国、印尼和韩国(也许还可以算上菲律宾)3.5 亿人的宏观经济政策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②这正如《亚洲周刊》在一篇《警惕金融权力的全球支配性》的社论中指出的那样:“80 年代美国在里根及布什任内(直到现在一引者注),IMF 组织的国际金融警察角色日益加重,并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执行工具。任何国家的金融体系被接管时,该国即失去藉着金融决策制订经济发展策略的自主性;因 IMF 组织的运作,国际垂直分工更加确定,更无法突破。”^③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用其货币金融力量发动货币战、金融战和通过 IMF 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走势将是今后“新殖民主义”的重要特征。

总之,“在现代世界上,支配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准则和惯例,对各国权力的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每一种货币制度都要规定国际货币的性质、可以接受的进行国际收支调整的国家政策手段,以及不同的国家政策目标的合法性,所以它一定会使各国和各集团付出的代价和获得的收益不尽相同。”^④如国际收支和汇率问题就可以严重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和社会生活。所以,从一开始,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就渗透着大国的意志,是各国较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货币金融力量和 IMF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在此背景下,拥有强大货币金融力量和控制了 IMF 的美国优势明显,并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或军事霸权的“软霸权”。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可以说,在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在政治领域的独大局面已被公认,而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则可能确立冷战后美国经济领域的独大局面。”^⑤美国利用货币金融权力对其他国家进行货币金融战也成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

①《石广生部长在国宾馆俱乐部联谊会上的演讲》,《世界知识》,1999 年第 18 期。

② 陈凤英、陶坚:《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及思考》,《现代国际关系》,1998 年第 12 期。

③⑤⑦⑩⑬ 陆忠伟:《世纪之交的国际经济形势与经济安全》,《现代国际关系》,1999 年第 6 期。

④ Diane Kunz, *The fall of dollar order: the world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losing*,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5.

⑥ 冯绍雷:《东亚金融危机与冷战后国际格局的转型》,《亚洲评论》(香港)1998 年春夏卷。

⑧ 陶坚:《关注软霸权》,载《世界知识》,1999 年第 12 期。

⑨ 李永胜:《防范金融霸权》,《现代国际关系》,1999 年第 5 期。

⑩《日元贬值与收购日本——克林顿的大阴谋》,日

本《现代周刊》6 月 27 日一期。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 年 6 月 21 日第 2 版。

⑫ 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5 页。

⑬ 程超泽:《亚洲怎么了——亚洲金融风暴全景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02 页。

⑭ 徐忠、孙青:《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1999 年第 4 期。

⑮⑯ 陈文鸿等:《东亚经济何处去——97 东亚金融风暴的回顾和展望》,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0 页、第 212—213 页。

⑰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8—139 页。

⑱ 陈峰君:《东亚金融危机后亚太国际关系的变化》,《亚洲评论》(香港)1999 年春夏卷。

(责任编辑 双木)